

龙欣之死

台湾
《联合报》

短篇小说奖
作品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龙欣之死

台湾
《联合报》
短篇小说奖
作品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5·北京

责任编辑：杨培林

封面设计：青 谷

龙欣之死 ——台湾《联合报》短篇小说奖作品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 10 $\frac{3}{4}$ · 220,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社目：129-162 书号：10309·102 定价：2.20元

目 录

短篇小说得奖作品辑

1	日头雨	李永平
19	竹仔开花	廖富夫
37	我儿汉生	萧 飒
63	大火	东 年
77	渔港故事	宋泽莱
89	洪流	张晓明
111	迎一野阳光	许芾君
129	慈母泪	罗振昌
155	飞行的小赤斑	徐仁修
177	小人儿	袁琼琼
203	愆	张至璋
227	龙欣之死	颜昆阳
251	归乡的路途	陈雨航
277	是的，哈姆雷特先生	吴念真

极短篇得奖作品辑

303	剪报	王广仁
305	访问	林文煌
309	寻夫记	陈宁
311	永远的蝴蝶	陈启佑
315	两个女人	张至璋
319	肥缺	张荣彦
323	母亲的遗产	詹益川
327	家教中心	杨美龄
331	友情	刘祖荫
335	仙丹	韩国义

日 头 雨

李永平

李永平，马来西亚侨生，三十一岁，台大外文系毕业，台大外文研究所肄业，现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比较文学。著有小说集《拉子妇》，译有小说《不准养猫的女人》、《最后一场电影》。

小乐敞着瘦愣愣的一副胸膛，在大日头底下走回家来，嘴里不停地诅咒着天热。他娘低着头坐在门槛上，用心拣着米里的谷，听见他一脚踹开篱笆上的板门，眼皮也没抬便说：“隔壁小颖嫂刚过来报讯，刘老实今天又在镇上露了面。”小乐在门口日影里站住，瞅了他娘一眼，又转开脸去，望着屋前那一片白花花的池塘。“娘，你身上脱了两个扣子。”他娘放下膝头上的米盆，把衣襟一拢，遮起了冒着青筋的两只老乳，又从头上拔下一根发夹扣住心口，嘴里说：“这两天你就死心在家里挺着，躲一躲那个凶神吧，你要再造出孽来，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门上叫你看！”小乐挨在他娘身边坐下来。“这是什么鬼天时！热得人直冒凉汗，一个月没下雨了。”他娘转过了脸，不声不响的端详着他。“你莫诅咒天公，早晚要给雷劈的！”她伸过一只手摸摸儿子的心窝，“大热天出冷汗，自己去熬一碗姜汤灌了吧。”

小乐走进厨房舀了水，照着自己头上浇了一瓢。他娘抱着米盆跟了来，看见他把两只手撑住水缸边沿，望着那半缸水，痴痴的不知发着什么愣。“看你自己那张脸，青得跟死人一样！”她骂了一声，把米盆往灶头上一搁，便向橱柜里寻找生姜。小乐抬起了头，一面从肩膀上扯下汗衫抹

起脸来，一面慢慢走到天井边，顺脚就在那条正打着盹的母狗心窝上踹了一脚。“娘，我心里恶泛泛的，闻到生姜就想呕，晚上再熬给我喝吧。”他娘摇着头：“又造孽了！”

隔壁小顺的年轻女人敞开半边乳房，一面奶着怀里的孩子，一面笑嘻嘻的走进厨房来，对小乐的娘说：“我刚过你家门前来望望你老人家，听见你家里狗儿叫得好可怜。”那条拴在天井下的母狗窝盘在日影里，哼哼唧唧，伸长红红的一根舌头，只顾舔着自己的肚子，时不时把两只眼睛偷偷睨向小乐。小乐的娘打开橱柜，拣出一块蹄膀骨头扔到天井里，嘴里说：“谁知他这回又是从那里偷鸡摸狗来的！”小乐自顾自掇过了一口熬猪食的铁锅，一使劲便架上了大灶，往锅里灌进十几瓢水，一声不吭，就在灶膛生起好大的一堆柴火来。小顺的女人看见他从橱柜尖层里抽出一把两指宽、巴掌般长的尖刀，便抱着儿子走到天井下，瞅着狗儿又笑嘻嘻的对小乐的娘说：“好俊的一条母狗！一身黑毛，贼亮贼亮的，看来还小呢，模样儿倒象是还没生养过狗仔的。”小乐的娘听了，一句话也没有，抱起一盆黄豆芽，便坐到外头门槛上去择。

小顺的女人抬头望望天色。“一个月不下雨了，这几天一片天都是蓝蓝的，今天好歹冒出了一团暗灰灰的云头。”她抬高嗓门，朝门槛那边喊道：“大娘，要变天了！”小乐的娘专心择着黄豆芽，头也没转，象对自己说：“早该变天了，天公不会不开眼，叫日头把坳子里的胡椒藤都蒸死了吧。”

小乐在天井边磨刀石上洒了一瓢水，手里拿住把尖刀便蹲下身去。那小顺的女人站在日影里，看着他在石头上磨起刀来。她儿子吃奶正吃在兴头上，忽然笑嘻嘻的把牙

根一咬。“也没见一岁大的孩子就长了牙，将来又是个坑娘的！”他娘轻轻打了他一个嘴巴，骂道。小乐的娘在门槛上听了便说：“你还没有见过我家里这个偷鸡摸狗的！怀着他的时候，就在我肚皮里又蹬又踢，月子里喂他吃奶，那张嘴巴咬啊啃啊，好不容易养到两岁大，就长出了一口尖尖的牙，找他前世的仇人报冤来了。”小乐把刀磨快了，往腰带上一插，抬起头来对他娘说：“我生下来就是个歪种，脑壳子里长着一只咬脑蛆，早晚一天把我咬出了失心疯，娘，你就趁心了吧。”他娘低着头择着芽菜，半天才转过脸来对小顺的女人说：“你看，我养的什么好儿子！牙齿长利了，胳膊粗了，连我这个亲生老娘也降不住他了。成天就赶着孙四房那个大流氓叫亲哥哥，跟进跟出，帮嫖帮赌。那晚万福巷里迎观音娘娘，他跟孙四房造了孽，眼下刘老实回来，就让那凶神自己去收拾吧。”

大灶上的一锅水开始滚动起来，灶膛里的火烧得劈啪乱响，小乐打着赤膊，半身黑油油的直冒着汗，他一面拿汗衫抹着额头，一面弯着腰往灶膛里加柴枝。小顺的女人走到厨房门口，老人家说：“你说奇不奇，那天刘老实从大埠疯人院逃回吉陵镇，下过一场日头雨，后来天就一直不落雨。”小乐的娘抱着菜盆子走进堂屋里，把手抹干净，在观音娘娘神龛前上了三支香，才说：“那晚坳子里许多男人都到万福巷看迎神，孙四房造出那种孽来，也没见有个人上前过问一声，一个个都变了呆头鹅，只会张着嘴巴站在一边看热闹，天公不报应这些人报应谁！”

小乐一声不吭，从橱柜里找出一根麻绳扣在腰带上，避开他娘瞪过来的眼神，提起一口麻袋慢吞吞走到天井下。

四点钟的日头打斜照进屋里，把小乐一条细细长长的影子拖过天井，脖子上那一截正落在对面土墙上，歪吊着，就象迎神赛会踩着高跷，伸着舌头，抖索着一把大蒲扇招摇过市的无常鬼。灶头上那锅水早已蒸蒸腾腾，冒出了一厨房的热汽。小顺的女人把乳头从她儿子嘴巴里扯出来，哄他转过了脸，看小乐逗着狗儿玩。小乐一面抖索着手里的麻袋，一面龇开牙来，那小母狗在天井墙根下窝成一团，两只眼睛贼亮贼亮的，只顾瞅着小乐。孩子把半边腮帮依偎着他娘胸口，开心的看了一回，忽然没来由就扯开喉咙哭起来，张着一双小爪子，便向他娘心窝上掏去。小顺的女人一面哄着儿子，一面对小乐说：“莫再逗它了吧，叫人看着心里恶刺刺的。”小乐又上前一步，把麻袋使劲一抖，脚下一跺。小母狗给撩得兴起，慢慢从地上撑起脚来，望着小乐也龇开了牙。小乐这时才嘻嘻一笑，两步蹿上前，不声不响，便把麻袋当头罩过去，手上一抽一提，收起了口子，反手就从腰带上抽出麻绳，绕着袋口打了几个圈儿，勒紧了。他娘在厨房门探着头，看见她儿子这个勾当，便骂了一声：“菩萨有眼！”孩子也不哭了，把手攀住他娘的脖子，笑嘻嘻瞅着小乐把沉甸甸的麻袋掼在地上，顺脚又踹了一脚。

“快一棍把它打死了吧，看它在麻袋子里蹬蹬踢踢的，要闷到什么时候才闷得死它！”小顺的女人把儿子抱到天井下，伸出一只脚在麻袋上轻轻撩了一脚。

小乐从耳朵上拿下半截烟，在灶膛里点了火，往天井边一蹲，望着日头下又颠又蹿的一团，自顾自吸起烟来。小顺的女人攒起了眉心，端详着他，半晌冷冷的说：

“你少再造孽吧！你娘跟你说了没？小顺刚回来说，镇上来了个外乡人，肩膀上搭着一副沉甸甸的大搭裢，一张脸都是胡须，深山里才走出的大野人似的，嘴巴鼻子眉毛全看不清楚，一进了镇，就走到县仓前那株苦楝子树下，谁也不搭理。抱着搭裢包一坐就坐了一个晌午，好长气的！镇上那些心里闹鬼的人听说刘老实这凶神又回来了，窝盘在家里都不敢出门，疑神疑鬼的，家里可又坐不住，磨蹭了半天，这当口一个个都挨挤到县仓对面祝家女人店里。小顺叫你这两天不要出门，谁知他搭裢里藏着的不是那把菜刀哩！”

“我造孽，早晚我给雷劈！我还怕他的菜刀？”小乐摔掉香烟头，站起身来，拿过挑水的扁担便走进天井里。他娘在堂屋里接口说：“天上有雷，地下有阎罗，他自己心里有鬼，你莫替他操心。”小顺的女人才不吭声了，用一只巴掌把儿子的脸儿藏在她心窝里，自己便站在一旁，看着小乐探手在那口一颠一跳的麻袋上摸了一摸，抡起扁担头来，往下就结结实实的打了一棍。那小母狗仿佛闷哼了一声，两条后腿顶着麻袋蹬了两蹬，小乐不声不响，照头又补上一扁担。小顺的女人拿开捂住儿子脸儿的手，叹了一口气：“这两扁担打得又狠又准，上回小顺没头没脑打了十来棍，那条狗还一个劲的在麻袋里又蹬又踢的。”

天井里那口麻袋瘫成了一团，里头悄没声息了，小乐上前把它拨了两脚，只见一滩血慢慢渗了出来。他蹲下身，三两下便解开袋口上拴着的麻绳，掇出那条脑壳子开了花的小母狗。他娘从厨房门口探过头来，向小顺的女人喊道：“你好不省事！抱着你儿子看这孽业！”小顺的女人正看着

小乐从腰带上抽出那把磨得闪出冷光来的尖刀，头也没转，便喊道：“早打死了啦，我儿子没看见。”小乐一手攥着刀柄，一手便揪住了狗脖子，刀尖在喉咙上拨了两拨，把方位拿捏准了，一刀便捅穿血管。他退后两步，瞅着那一溜鲜血从刀窟窿里汩汩的冒出来，半晌才回身走到灶头下，一连舀了三四瓢滚烫的热水，一瓢瓢往死狗身上浇泼。那小母狗挺着四条腿，朝天躺在红亮红亮的大日头下，瞪着两只玻璃珠似的眼睛，愣愣睁睁，那副嘴脸仿佛就是个死了的五六岁的大娃娃。小乐把带血的刀往狗身上一抹，随手在石头上磨了磨，一刀便从心窝剖下，顺着肚子直溜溜的划出了一道口子。他撂下刀子，把右手四根指头嵌进刀缝，上下一捋，跟着一双手两边使劲一扒，翻开了肚子，心肝肠子便一下子掏了出来。小顺的女人遮住她儿子的脸走上前，把身子半蹲着，伸出一根指头在死狗心窝上擦了擦，回头瞅着小乐吃吃的笑道：“好家伙，奶子也长出来了，再等半年，找上一条公狗，这小母狗可以做姆妈了。”

小乐舀来半盆热水，一面淘洗着血淋淋的肚膛，一面就对她说：“晚上把它炖了，你拿一碗去吃吧。”小顺的女人笑嘻嘻站起身来，把嘴巴凑到她儿子腮帮上，使劲亲了个嘴。“我不吃。”说着，把乳头往孩子嘴里一塞，便向厨房门口走去，忽然又回过了头：“上回小顺那死人逼着我吃了半碗，好几天心里恶刺刺的，出一趟门便老疑心街上的狗都瞪我瞧。”她又吃吃的笑起来，“这狗肉可真会作怪，吃下去叫人满身火烧火燎的，燥得怪难受。”

小乐把收拾干净的死狗往大灶上半锅滚水里一掷，整个人忽然掏空了一般，只觉得脚下有些不稳，心神一阵恍

惚，便扶着锅台慢慢的在一张矮板凳上坐下来，望着天井日头下那一摊带血的狗心肝狗肠子，心头总摺不开刘老实手里操着的那把血淋淋的菜刀。那天傍晚刘老实发了狂，拿着菜刀蹿出万福巷口，在东菜市街上寻找仇人时，他正躲在联仓对面祝家茶店后院的茅坑里，趴着墙头，一眼瞅见那凶神悄没声息的闯进了隔壁家的厨房，揪住孙四房的老婆，不由分说，连着两刀就把她乳头剜了。祝家妇人关起了店门，从茅坑里揪出小乐，连推带扯揪进店堂，叫他自己往门板缝里瞧。街上一片闹哄哄，孙四房家门口挨挨挤挤，围着一起吃了晚饭的闲人，张着嘴巴，瞅着刘老实提着血刀从屋里蹿出来，一声不吭，直向西菜市街走去。看热闹的人一哄都跟在后头，一个推挤着一个，怕走失了凶神似的，半天，外面人声才慢慢静了下来，只剩得刘老实的母亲一个老妇人家跪在当街上，望着大夥儿的背影放声大哭。小乐从茶店后门逃回家，趴在被头里呕了一夜，他娘熬了两碗姜汤，都叫他一口呕到老脸上。

“你天井也不收拾收拾，让隔壁人家看见血水流出来，还以为我们家开黑店杀人哩。”他娘打发小顺的女人出了门，走进厨房来，看见儿子一身淌着汗，望着天井愣愣的出神，便上前摸了摸他心口。“凉凉的，大热天流冷汗！叫你自己熬一碗姜汤灌了吧，有要没紧的，这天时中了暑气，晚上你不要叫给我听。”她从橱柜里摸出一块生姜，望着儿子又说：“这几天你就死心躲在家里，省得出去叫那凶神撞上了，一菜刀把你也剁了。”

“娘，你莫再喃念我，”小乐从肩膀上扯下那条湿透的汗衫，往头上一套，回过脸来瞅住他娘，“冤有头，债有主，

我这就出去瞧他一瞧，不信他就把我剥成六截！”他背着他娘把杀狗刀悄悄揣在身上，又把灶膛里烧剩的两枝柴火拨熄了，拿过锅盖罩在那口浸着死狗的大锅上。“你莫动它，等我回来再收拾。”

小乐走出门来，抬头便望见白花花的日头早已烧成了红红的一团，待沉不沉，半天吊在镇口那一片地平线上。不知什么地方卷出了一阵燥风，小乐机伶伶打了个冷战，身上那条汗衫粘粘涎涎，吃风一吹，登时透过一股凉气来，直窜上他的脊骨。隔壁小顺的女人敞着胸脯，坐在门口喂她儿子吃奶，看见他背着日头走过她家门前，便龇开嘴巴嘻嘻的朝着他笑。小乐心头恶泛泛一阵涌上来，一时顾不得七八双眼瞅着他，把手扞在心口，蹲在臭水沟旁就呕出了两口胃酸。一条巷子静悄悄的，妇人家个个穿着单薄的衣裳，出屋来坐在门槛上，年少的奶着孩子，年老的拣着米谷，手里都摇着一把大蒲扇，时不时抬起头来，恹恹的望着天顶那一堆晌午才聚起来的云头。街上的狗都没了声息，只顾趴在日影里，伸长鲜红的舌头，抽抽搐搐的喘着气。小乐走过时，妇人和狗都懒怠不动，只把眼睛愣愣的瞅着他。

那天，二月十九观音娘娘生日，天时也是这般的毒热。中午酒吃得凶了，捂着心窝死撑了一回，便索性把手撒了，让那一肚酒馊和荤腥呕得一街都是。大街两旁的店家有的早已在门前摆下香案，妇人家捧出香炉，顶着日头，诚诚敬敬的拈过了香，盼望今年菩萨绕境出巡，保佑吉陵镇家家平安，户户有余。小乐从祝家茶店里掇出一条长板凳，搵着胸口坐在店檐下，望着那满街进城看热闹的坳子佬，

酸酸探探的在万福巷口钻进钻出。“害了色癆的坳子佬！今天是什么日子，进城来只顾往万福巷里钻！”孙四房拿着一瓶五加皮蹭过来，嘴里一径诅咒着天热，正要把身上的汗衫剥去，脚下却一个踉跄，人便撞到了捧着香炉从店里出来的祝家妇人身上了。“吃了酒不回家去挺，吐得我门口臭烘烘的！”她才骂出声来，便又转过了口，瞅着万福巷那边笑嘻嘻说：“今天好大日子！刘老实放他老婆出来了。”孙四房顺她望过去：“那一身细皮白肉，偏偏嫁了个刨棺材的蹭跶了。”祝家妇人把香炉往案上轻轻一放，回头暧昧的瞅住了他：“你莫惹这个刨棺材的，人家说，一声不吭，一吭声打破了甑！”小乐心头又一阵翻腾上来，两步抢到臭水沟旁，把肚里呕净了，酒便登时醒了大半，一抬头便看见长笙手里挽着个菜篮子，一身素底碎花的唐装衫裤，觑着眼，走在东菜市街的大日头底下。那些坳子佬都侧过了头，眼上眼下，贼忒嘻嘻的只顾睨着她。四个十五六岁的小光棍从万福巷里钻出来，嘻着脸，蹑手蹑脚跟定了长笙，一路跟到县仓前那株苦楝子树下。哥儿们忽然一声唢呐，按着前后左右四个方位，把长笙簇拥在中心，便学起观音菩萨的抬轿佬来，一头走，一头颠着跳着，哼着嘿着。几个么头正抬得兴起，回头却瞅见小乐凶神一般追上来，登时一哄都散了。小乐从腰带里摸出一张绉成一团的钞票，拿在手上抖了抖，把腰一佝，人便蹿到了长笙身边，笑嘻嘻的说：“刘家嫂子，你掉了钱啦。”长笙把脸涨红了，低着头只顾往前走。小乐愣愣的跟了一会儿，看见两旁店家门口妇人们在日头下烧着香，便把钞票塞回腰带里，慢慢挨近长笙。“今天是观音娘娘的大日子哩，怎么老实哥还蹲在棺材店里

刨棺材？”长笙回过了头，一张脸由红渐渐转成青白，小乐心里打了个突，酒又醒了两分，一面慢慢往后退了一步，一面说：“刘家嫂子，青天白日在大街上，你莫怕。”店檐下悄没声息的掷出了一串烧着的鞭炮，不偏不斜，正落在长笙脚跟前，噼噼啪啪一阵响开来。小乐猛抬头，看见一个小光棍在檐柱后，探头探脑的望着长笙只顾嘻笑，手里一支香烧得正红。“阴魂不散的小么头，我把你们的毛都拔了！”小乐嘴里骂着，提起拳头便追到了店檐下。又一串鞭炮腾的掷出来，长笙挽着菜篮子，青着脸皮站在当街上，一时没了主意。小乐追着，咒着，残余的三分酒意一齐涌了上来，便使性剥去汗衫，敞着瘦愣愣的一副胸膛，把那起小光棍追得满街乱跑起来。各家店里的小泼皮听见外头闹成一片，一个个都带了鞭炮和香支，兴冲冲赶出来凑热闹。十来个半大小子一齐蹿上了街，一面把烧得火光四射的鞭炮到处乱扔，一面逗着小乐满街鼓噪起来：“迎观音娘娘！迎观音娘娘！”

“小乐！”小顺迎面走过来，当胸把他揪住，用劲摇了摇，“魂儿给无常摄去了？”

小乐抬起头，瞅着他。

“看你这张脸青得象死人一样！”小顺松开了手，抬头望望天。“莫不要变天了，再不下雨，坳里那些人只好对着观音菩萨上香。”

小乐忽然痴痴的笑起来，“刘老实那凶神当真回来了？”

“那人眼下还坐在县前那株苦楝子树下打盹。”小顺往前走了两三步，又回过头，暧昧的端详着他，半晌才说：“那晚你跟孙四房吃醉了酒，回家去挺个觉不成吗？何苦一

定要闯进万福巷去造那个孽！”

那天孙四房敢情喝多了五加皮，一张酒糟脸先是红红的，吃到晌晚忽然泛起青来，嘴里还一径诅咒着天空。大小五六個泼皮走一步蹶一步，咒一声呛一声：“世道变了，龟儿老鸨带着婊子也拜起观音菩萨来了，把香烧得一条巷子烟熏熏的！”小乐把脊梁顶在春红家门上，满肚的五加皮开始作起怪来，只觉得两只血丝眼水汪汪的，又有些发直，耳边却听得鞭炮噼噼啪啪的响开来，整条万福巷象火烧着了一般。“迎观音娘娘！迎观音娘娘！”又是那四个阴魂不散的小光棍，一路鼓噪，打着赤脚闯进了巷口。“我把你们这些小么头……”小乐才骂出半句，一股酒劲涌了上来，脚下连着打了两个旋儿，整个人登时便趴在巷心上，惹得店檐下看热闹的坳子佬嘻嘻哈哈的笑了开来。一枚冲天炮飏的窜上黑魇魇的天空，小乐伸直脖子，看见半天里红艳艳绽出了一簇罗伞式的花团，亮丽亮丽的，才一眨眼，便象流星一般失落在无边无尽的夜空里。他挣扎着爬起身来，两个膝头一软，对着观音娘娘的神舆，当街又跪了下去，一双眼睛只顾愣睁着，却仿佛看见长笙眼睑半阖，俏生生坐在那黑魇魇、一颠一跳的大轿里。四个小么头悄没声息的追上来，两边扭住小乐的胳膊，拖尸一般揪到店檐下，嘴里骂道：“醉死鬼，灌了两瓶猫尿，当街撒起野来了，好大胆子！拦住观音菩萨的神驾，没的叫我啐你几泡口水！”长笙一身素底碎花的唐装衫裤，俏生生跪在棺材店水檐下，把香举过眉心，脸上无比的诚敬，随着她婆婆拜起送子观音娘娘。菩萨一身衣裳雪似的白，手上抱着个小娃娃，满脸慈悲，把眼皮低垂着，只顾入神地瞅住怀里那张红扑扑